說郛續

說郛續目録

弓第二十二

無錫王一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論曰知人可謂難矣以季子之賢而尤不識被裘公況它人乎賢者內重外輕者也理光鏟采者也何物可以動其心季子命公取金何小公之甚哉

晉劉驎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驎之捉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命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驎之爲長史固辭

論曰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仁智不以仁智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驎之使冲先造其父禮也短褐不恥義也躬執酒蔬孝也固辭長史節也

之人朝得一官則蔑驕其宗族其有驎之者哉然

沖交接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亦賢於人遠矣後世以官秩傲于士大夫者觀此亦足自愧

唐張志和棄室越州豹席稷屩垂釣自怡縣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

論曰士君子不以枉屈自愧者以其直在已也賢在我不智在彼何必恥其不智而愧于我哉三代以來貴者少志和但知從役而已吾不知何者為榮辱也然則謝內[illegible]賢而不知彼縣令者何

加入耶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 [illegible]出前驅不[illegible][illegible]節後官制
樸乘馬或不從盡身 時兩隨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
出無從騎 [illegible]求便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之不識耳

論曰君子之富貴不[illegible]已 [illegible]心之者 山何容心於
富貴哉伊川之[illegible] [illegible]貴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貧而公
之存心則濟[illegible]典[illegible] [illegible]大言貴富來之物
也其來也不可[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彼促中[illegible][illegible]之
人汲汲于得失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於愧矣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鞵繫解顧左右皆賢無使者因自結之

論曰古之君子隱於下位者多矣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埋光鏟彩懼人之知者君子也使燀燀以求知悻悻以求達烏足以爲君子哉在上者知勢而不知德知貴而不知賢則喑啞叱咤無所不至矣安知無君子隱於其中耶此文王之所以爲聖人也

宗炳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

晉末劉毅領荆州辟爲主簿不就曰吾栖丘飲谷三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

論曰晉室衰廢中原雲擾𢨋𢨋之氣瀰漫河洛是何等時耶少文蓋有以知之矣與其遑遑救人之不可救之勢又豈若樂天知命以全其天年乎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遂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論曰世人爲婚以門第相夸尚女長子大有終身不婚而成亂者有得强援以凌其夫傲其舅姑彼

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況貴家大族爲富不仁禍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有不爲其所及者也虞翻之言足以警世之不智者矣

朱桃椎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芒屩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屩也以萊茗置其處易之唐初高士廉治蜀備禮見之不答士廉曰欲使我以無事治蜀矣

論曰桃椎之行雖不合於中庸然其高世之行無求之志則非它人所及也世世人得之若驚失之若

驚外重而內輕者聞其風得不爲之愧哉

朱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卞急害道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出守建陽晚年屏居建溪日以尋舊學爲事玩心義理之微放意塵埃之外有以自樂

論曰韋齋因褊急以韋名其齋豈所謂克其性偏難克者耶觀松氣象何物可以干其志也世之人立於初年者有矣至於晚年不流於矜老則滯於窮達光景而已豈有如韋齋玩心於義理者哉宜

乎生子集大成爲萬世之宗師也

呂公著字晦叔識慮深遠公輔器也宋熙寧中起知河南尹賈昌朝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溫公與公辨論出處不已程伯淳以詩解之曰二龍閒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元祐中與溫公並相歷事四朝倘重清儉出於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聲色華麗視之漠如也宋帝御書其碑曰純誠厚德之碑

論曰莊生有云慾嗜深者天機淺蓋嗜慾者戕性

之具也苟能挑於此則天機日削天機者人之虛靈也彼嗜慾既深矣則此安得而不竊哉呂公夏不扇冬不火非矯情也一性定靜天機明妙耳世之人憒於中而撓於事膠膠汨汨有如狂者如之何而能理大事耶宜乎歷相四朝而得君心也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論曰不仕隗囂則其節可知矣至於親推鹿車載
其弟喪其友愛之情爲如何也耶詡然天倫之懿
宜乎有感於楊賢也雖然若賢者抑亦可人也歟
聞義則服賢之謂也
武攸緒則天姪也恬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老莊書以
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藏茅椒夏居石室晚年肌
肉充潤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論曰易之同人一陰居衆陽之內衆陽之所同欲
聖人恐其昵於私也故戒之曰同人于野享同人

于曠野則無偏黨之私矣然六爻之中惟初九上九二爻爲善初則無偏私上則居曠野其他則皆非遠也當武后僭亂之時宗族誰不願附之附之未久禍結滋甚攸緒獨能避然遠遁存心物外非識見之卓絕德行之謙密者能如是哉可謂得同人于野之義矣雖坐云禍輕于羽莫知之載禍重於地莫知之避若攸緒者非所謂善於避禍者歟嗚呼不可及矣

皆字予初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

歆齊書遺徃視之寧聞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嘗與歆共鋤菜地得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景藏光嘉遯養浩魏明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論曰志之於人也大矣夫事之廢興身之成敗莫不由是而致焉寧與歆生同時學同道其所以異者志也寧則清風峻節名高萬古歆則失身喪節委質二姓豈非志之所致耶詩曰彼其之子舍命

不渝寧之謂也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烹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論曰士君子患乎志不立耳志苟立焉則天下何物可以干其志哉若休者抑亦有志者歟夫口腹之欲無窮已也以有限之年求天下無窮之欲吾見志之不遂而身耄矣何益之有此君子所以淡然而無所滯也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大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論曰蓍龜古雖有之然必先決於己而後資於神去古既遠人心乃蝕擾擾膠膠莫知攸主於是聽於神而不明夫理矣若含者詎非知所重歟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且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

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添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床而錢數百埃塵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十而終

論曰最難制者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之心逐無窮之欲役役乎不知入於禽獸之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得百錢而自足者戒此心無所貪也君平者抑亦不顧乎其外者歟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客居安邑

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勑吏常給仲叔

聞而嘆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論曰節卦上六居節之極節之極者也固守則凶

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不亡之吉也若仲

叔者豈非苦節者歟一肝尚不可得可謂苦之極

矣然又孰知其此心之天泰然無愧耶校彼昏夜

扣人門戶而驕人於白日者大有徑庭矣謂之悔

亡誠乎其悔亡也

步隲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一日共修刺奉瓜獻焦征　坐隲於牖下以小盤飯食之旌不能食隲曰吾貧賤遇之當何愧哉後爲吳丞相

論曰士患於知已而恥於不知已彼旣不知我矣我若與之校曲直則彼烏能信我哉若隲者可謂能自處矣

李丞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閤門祇候李康伯謁之◦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

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盡一往見之亟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論曰余讀韓子送李愿歸盤谷序云伺候於公卿之門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未嘗不掩卷而嘆也近世以來士風不振者由士子好於奔競而自辱耳若李垂者豈非識大體而自重者歟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友善劭卒式夢劭呼曰

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

論曰朋友爲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人以其狹小之量忽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軋擠之死地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范張之事誠有關於名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乎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着屐爲鄰人所認麟士曰是卿

屐耶即跣而返鄰人後得屐以前日誤認之屐還鄰

士曰非卿屐耶咲而受之

論曰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惟其識之高於人正以其量之過於人也蓋踈識而充識量者君子之所以處亂世待小人之道也若鄰士者豈非識量之兼備者歟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茂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窓若廣厦之陰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其爲貧也

論曰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旨甘易足者皆可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慾僕僕百年曷能已乎此君子之所處貧賤也北宮子豈其人歟

劉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論曰附炎趨熱人之常情世降俗漓士風不競知

所自重者蓋繆矣君器之者豈非自重者歟然非
司馬公之賢則無以知其人矣惟賢知賢吾於二
公見之

仰山脞録

江右劉文振

夫善行嘉言德之章也前車覆後鑑學之則也見聞日涉景跂斯勤竊高山之覩惕仰止之懷將以摳康節於前路澌塵抱以休風庶幾思齊之亦階進善之有宗也事悉本代紀非以次故曰脞録

丁鶴年

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葬其父霖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翼日雨止葬畢雨如初將

其家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涕切夜夢母告以葬所鄰

翁韓重者亦夢焉即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

齒如漆復齧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祔父壙其誠感

如此人呼丁孝子善吟詩有集行於世

章贊善

贊善大夫龍泉章公溢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

祥幾不舉及成童嶷焉莊重不群鄉井懷畏憚至正

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

中存仁爲賊所得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子不可使

無後挺身出語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素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之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降者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益怒曰汝誠不畏死曰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脫歸避地閩中 太祖以東帛召公遂起爲佐命勳臣

楊退庵

西昌楊退庵卓洪武初爲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周參政者煩苛刻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山丁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從即共殺之婦家踪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行省悉捕至周肆拷掠皆引服屬退庵署案退庵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白周周艴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退庵遂列之庭下視其色聽其詞指二卒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徵其所殺刀斧驗之皆合十八人者得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退庵曰二十

人存心宜善惡與世如指在即不能掩況殺之乎周

稱服

王賢良

蜀南部王樂善天爵洪武間舉賢良人見　上問曰

汝讀何經且試其欽若昊天之文畊　旨又問汝知

知縣知州如何做對曰首要得民心民心既得則州

縣之事治矣又問汝知知府如何做對曰戒左右勿

爲州縣之擾州縣無擾則府事治矣又問汝知布政

如何做對曰臣井蛙無遠大之識不敢强惑　聖聽

上嘉其謙而嬔天爵之對也遂授太原府知府緯有政蹟

方正學

方正學先生孝孺少侍潛溪宋公濂寓京師會大雪太祖宴群臣命各爲瑞雪賦宋公旣醉還邸不能執筆以意屬先生賦翌晨上進　上讀之謂曰此非卿筆辭甚雄偉有用之才也宋公以先生對　上卽召見　賜緋袍銀帶但無冠耳命大臣陪宴先生披袍束帶凝然中坐言動莊重在座咸驚　上連遣内侍

窺之還報　上曰朕不能用斯人爾補嗣君耳後果死革除之難焉

趙雙硯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爲中貴題獄婦圖云獄未成絲羅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　太祖幸中貴宅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即召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夏忠靖

夏忠靖公原吉先世德興人大父以官寓湘沔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于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眞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公薨贈太師

國朝輔臣贈太師自公始

張侍御

侍御浙江張公鉌以進士巡關宣德初杼銀場於寧德崇學校禮師儒嘗堂試諸生作詩曰一鳥不鳴覺合幽東風簷外彩雲流晰枚多士胸襟非繼錦何人手段假應有長公當避舍縱非釋子也低頭六經仁義如周道分付諸君莫浪求既試品高下優奬賞士皆爭奮政暇與士夫觴咏往來不計勢分嘗拓學地築祖架亭曰覩瀾又建閣修齋廡鑄彝器造祭器百度一新時年甫二十四少年有爲寧人至今頌其功

鄒立齋

合州立齋鄒公智少負才氣未冠發解全蜀赴會試過三原謁尚書王公恕曰智此行取甲第非所急所急者扶陽抑陰此疏不可不上也王公微哂而罷及入試果發第授翰林庶吉士郎上扶陽抑陰疏指斥大臣無所顧忌有曰切照少師萬安持祿恃寵殊無厭足太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願 陛下諷之亟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功

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再照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立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北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願 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體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云云疏奏謫吏目卒於嶺南事詳理學名臣錄

周翠渠

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

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背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盖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公在廣德嘗著祠山辨以息好鬼之俗善政不可縷舉云

楊文懿

鄞尚書楊文懿公守陳在娠時母夢大星入懷及生天庭有黑子狀如北斗人以爲與比登第入翰林每進講必傳經義以納忠誨一日講說命有曰明君闢

治常患其臣不言忠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
則君徒負聽明而罔聞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講
說治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傅說可
以爲萬世法矣於武成有曰彝論稱舜無爲而治周
書稱武王垂拱而治是則帝王之治皆不勞而佚蓋
舜所以無爲武王所以垂拱皆常憂勞而有爲乃始
佚樂而無爲也嘗作內宴樂詩以將方逸豫則曰謂
豐大必宜日中故豫亨尚虞城復以將方尚邊功則
曰慕帝舜之格有苗思宋國之相司馬以將方貴與

物則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貴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無輕民事而惟艱無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公既進呈諸他學士曰萬一蒙 上過聽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

羅東川

吉水東川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至今台人稱德政以公爲首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蘊極有旨義眞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

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間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即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然予謂只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眞一代巨擘

董蘿石

海寧蘿石董公澐履隱操有志正學行義多可稱其

兒貧即割已產周之友人鄒彝以田來質後彝疾革出券毀焉目爲經理喪葬性好吟每有所感輒發之詩家徒壁立一不經意人有所餽一介不受一時詩家吳下沈石田關西孫太白關中鄭少谷皆相賡酬放浪形骸流連山林有終日長嘯而忘返者年六十七聞王公陽明守仁之學負笈走游其門得聞良知之說幡然改曰不如此得稱爲人乎悵然就弟子之列人問之則曰從吾所好耳更號從吾道人子轂舉于鄉欲受校官爲養公止之期以大就臨歿自吟曰

我非汙世中者儔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此
淼一道天泉月自流

見聞紀訓

安吉陳良謨

歸安施相之名洽翊之名偕兄弟俱爲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厚薄之際親友月爲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名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恤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掀髯謂曰吾兄儒吾正若之使得如今兄之力並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惻惻然感悟遂詣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

解題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樂譚云

同年葉蕭卿名應驄鄞人爲刑部郎中以勘獄忤時宰謫戍遼東余服闋赴京會於燕燕人魏維翰名應召亦爲刑部郎謫戍還家來訪余因同過蕭卿舟坐中語及郡守李公曰此君之同年也今君遠戍宜存厚贈云云蕭卿艴然不悅曰魏君烏得爲是言吾留此豈有覬耶既別遂解纜去李公聞之疾趨挽留一餞不肯止遁遣吏持贐追至滸墅再三陳懇悃意弟領之莫

所贐雖復何微物皆峻卻無一受者夫肅卿當患難顛沛之際而不苟如此其志節可尚也已

余素承太宰漁石唐翁所知比兆關泉過蘭溪將丐謁焉臨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奈有足疾不能步行當遣兒子汝楫代來余曰小子何敢勞翁但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邪翁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名懋 尚書）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輿題姪朴菴公（名楙 侍郎）及竹澗潘公（名希曾 侍郎）俱守此禮吾其敢違

吁浙有楓山猶曾有岱嶽遺矩隱然而諸公皆能率履不越如此覩近時少年纔登一第還鄉乘軒擁蓋揚揚過閭里者果何如耶

同年建德王本立（名建）嘗語余曰渠為諸生時提學歲考之後適有分守某參政行縣諸生謁見開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姓名幫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數日分巡某僉事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撲責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退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儕識之且觀二公去後祿位

何如乃後分守公官至戸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
公陞陜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吁豈謂一問
遂能致禍福哉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存心仁
厚則一言一行動依于厚焉存心刻薄則一言一行
動依于薄焉君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刻薄之人豈
享福祿之器哉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頻擬水大
稔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渰沒
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槩申災租又得

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大家小戶狠戾屑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自以爲樂也余乃謂家叔兄曰吾村嘗有奇禍家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蔣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殊不以爲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至此家叔兄稍動念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余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之越一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嗟余爲此言豈無稽哉大抵

丹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況又暴殄天物耶

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忽本庠張掌教（名孟敬閩人）使人呼回詔余曰歸安武大尹（名尚文晉江人）迺蔡虛齋高弟今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師友之情人孰無之場中當必留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托辭不往而是歲僥倖中式廻恰由武公所取加溢美焉當時設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愧多矣可見人之

出處預定眞不須分外求謀徒壞心術也

正德甲戌余下第歸與韋南茗（名商臣）同舟至寶應湖風浪甚惡余戒舟子勿渡南茗强欲行余持之堅乃作詩以滕小兒詬俄隣舟微友四人解維而行南茗指之曰彼獨非人邪遂促使必行舟子不得已方整理篙櫓瞰覷前船開未一箭地忽一浪撲沒不見踪影矣於是南茗趍賀咋舌余亦愕然曰膽大者當何如哉此亦可爲冒險躁進者之戒

隴西溪僉憲（名覺）語我曰往年在京師其同年友某行

人一日過溪西邸謀曰吾欲託門籍幾日何如西溪開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耳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况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善邇欲避耶行人曰實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子山名艮乃次某行人者西溪曰若爲此吾不敢阻君行人竟稱病託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即出楊應上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悵恨而已可見爲謀不藏適以自敗反以成他人之功良可哂也已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充積余每對錢頻蹙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過二三年余又曰此人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曩惟貪吝可鄙而已近聞漸驕橫非速禍哉未幾爲賊刺殺之

遂昌士人劉介峯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値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則欲

撑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撑去幾而水急舟横抵岸一觸俱覆溺斃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于危以自利即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同年諸揚伯名偁語我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以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賈於外不虞爲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

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埋金誰曾發邪吾所置金叙在上今顧在下何邪後其子稍自言其故衆相駭歎以爻之用于猶不得而有之況可非分覬邪

朱笋峯名觀崑山人與余同官閩泉嘗言其家塾師之父揚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于街石上鏗然一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断蚓在石罅間蜿蜒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銜歩之揚走乃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僞

楊老隨而牽其衣不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經將此銀沽酒煑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令其媳煑魚煖酒間忽隣貓突跳釜上媳以杖撲貓貓竟銜魚去因潑其酒而併盛魚器碎焉人皆憐而笑之夫楊老猝化爲蛆似可怪矣而猶强索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夫哉吁嗟乎殉命之人哉

先進遺風

楚黄耿定向

學士宋文憲公濂嘗曰古人爲學必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眞内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權要索文者非其人雖置金滿案一字不與縱與之

亦不受傀日本使奉勑請文以百金爲獻公郤不受
上以問公公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
以崇國體也

叅政陶姑孰郡公 安 上與儒臣論學術公對門道
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
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
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公頓首曰主誠探本
至論

楊文敏公 榮 大台魯中丞 楊 登進士後選鄉杜門讀

書絕跡謁請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輿贐將之固辭弗受或問行以贐禮也奈何拒之彝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罹之恐乎嗣拜監察御史尋擢福建僉事摧抑豪右無所顧避文敏時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文敏以爲賢特薦于宣廟遂拜僉都御史彝公歷仕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家無以殮賴諸公卿賻始克襄事跡公終始若此於文敏之知可謂亡負矣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

一路守令聞執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

曰云何曰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然

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

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

爲 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

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云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

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

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餞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愧御史不見游伏堦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閉門不輕謁官府時陸司寇李有御史過而不吊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閽人辭曰適聞吊陸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迓御史旋復請陸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公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爲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干求恩澤爲翰林五品者

十有六年而不調擢時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知曰吾猶嫠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滯散秩竟以三品終

李文正公東陽幼負儁才蔚有清譽藝林推爲神駿雲路比之鸑鷟其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爲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益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月中已無　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爇披册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

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那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與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蔡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即此一事古風可想已

于肅愍公謙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　上賜盔甲袍帶未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敗　上曰于謙蒙褻磬懸汝言贓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　上言低頭大慚

章文懿公懋公任翰林時 朝廷衆張燈故事時命下詞臣詠詩公奉同官莊昶黃仲昭援蘇長公疏意直諫忤 旨左遷尋歷僉事年未及艾即力辭官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粥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弗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薦起爲南監祭酒以母喪力辭 詔增設司業虛以居終制赴官 世廟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嘗謂門人黃灌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

留客止用以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羅文毅公倫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蔣其學行而憐其貧命邑令周之謝弗受成化丙戌 廷對幾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中稱引程止叔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語執

政欲節其下句不從　賜及第授官修撰後會大學士李賢遭喪去　朝廷留之公請其弟告以不可踰數日歷陳起復非是援宋富弼及劉珙故事疏奏忤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毅相　召復原官尋改南京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時與來往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其樵牧受徒講學以註經爲業若無意於世者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日訪友值嚴寒衣單縷來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

坐友人卸解衣衣之行過乞人僵于途輒解以覆之去客旋至留飯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隣舍于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憪然不以爲意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云

吳文定公寬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疏諫詳實錄

弘治十七年集議孝肅太后祔葬廟禮廷臣皆是公言定議上嘉詔大義深恩並行不悖

云詳實錄公爲人靜重醇實無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未嘗碌碌苟隨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又篤厚倫誼未第時嘗議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遘疾京師歸其家朝夕視之疾爲服一月喪其篤友誼如此既官尚書歸至里第步行未嘗乘輿

謝文正公遷初入翰林有御史繫獄都憲臺中循例丐公言爲賀文公諗其人素不爲公議所與竟辭不作

王文恪公鏊 公初授翰林閉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中補充經筵講官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諷諫 上退謂左右曰講官云云意指若曹也後廣敗大臣多被汚公獨不與戚畹壽寧侯與公有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乃今自附壽寧邪

鄒立齋公智 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閭巷觀者藉藉嘆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比走

春官將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羡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尊官恭俗輩第羡其均以妙齡擢魏科云爾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橋若坊金觀衆舉子爲費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呼燕雀安知鴻鵠志也黄人謝王孝先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孝先艴然曰平生志不在溫飽類此公既第選館中秘應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忤權貴謫某州吏目公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閎議偉節到今爍然烈矣

朱恭靖公 希周 公仕至南冢宰歸里吳中市貨溢衢紛華滿耳入公之室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雅雅宛然一邑庠中儒將弟子後生間有小不檢則相戒曰恐朱先生知也

王文成先生 守仁 家居時里人有求密其產者先生辭卻已一日先生偕黃從吾王汝止諸門弟游山偶經其處覩其風景佳勝東然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胸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

之難如此云

吳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於舍宿憐馬卒寒苦即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爲子小異閒關我却誰家在世情皆可笑思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辦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又爲秀才時曾有詩云古樹兩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編居臨江漢東南會運到雲龍五百年七澤爲魚沛道體九州兄弟或顛連兩間老鳳雛將近會見梧桐月影圓郎公

家食時其志趣如此今富貴家子弟鞭撻童僕不知輕重忍視骨肉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何學憲公景明公初授中書舍人奉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賂遺象犀珍貝謝却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李文正薦復原官直內閣制敕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孼其短莫肯爲直者公獨上書爭之訟得辨軏清宮災上書陳時政極言義子不可耆宦官不當寵疏留

中不下人爲寒心時四方學士咸願知公車馬塡門巷錢寧欲交驩公持古書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汚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公叱却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之公和粹冲 人樂爲友衆目爲台輔中人然性簡志寬不善事權要遂出爲校文之職年亦不永人咸惜其未竟厥藴云

呂涇野先生柟 既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先生以鄉人欲引先生爲重嘱先生縣與鄉佐且援先

朝故事得人內閣先生遁避不與往來瑾械且中傷

先生會瑾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恃寵負材傲睨一

世顧獨欽心先生先生避南少宗伯將貴溪瞷先生

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

文莊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甘泉湛先生九十餘

游衡嶽便過吉州游青原山先生率郡中同志友二

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

友如此即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

愿憲之更不容出一語獄語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

食而執爵執酳一遵古養老禮惟謹維時先生年亦近七十矣蒸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事之謹如此嗣湛先生别歸先生送至境上别時淚潸然横下沾襟湛先生顧慰之曰譏之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余適十數年重來塘分也余細想當時此段風光良知天理烱然在月印唐虞之庭洙泗之間喜起閒侃之風何以尚諸

念菴羅先生 洪先 魁天下時才弱冠時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壻乃今幹此大事

也先生聆已而項發赤對曰丈夫事業不知更有多
少在此等三年逝一人耳奚足爲大事耶先日猶自
秈米僧黃何二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爲
魏文靖公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鱉惡而避
之俄有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傷人追買棄之貸所錢
以償既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參　命往南都
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携一蒼頭歷年所積俸貲携之
不可歸之無人乃召同鄉同年子官刑曹郎者付之
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乎其人

不敢復言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撿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指揮使祗候于江滸具條致懇慰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生以爲醮將也既發用之則皆獲臧罪蓋藉以新夙恨云乃公舟抵徐後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逝遐方詐爲死家人故爲發喪治喪以愚里人人有仇指揮者蹤跡其所在執而訟之于公公竟不較前仇不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

語曰王都堂不軟罪拮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于殿陛間忝矯矯剛方人也乃容忍又若此

王端毅公恕　由庶吉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寺副出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歷江西河南布政拜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多平賊功帥欲縱兵捜山公不可下令擅殺者斬復檄示流民復業年八十餘葬廬於先隴之次捜閱典籍編歷代名臣諫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

務剗俗學而求合於聖賢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意見拾遺二卷已又搆玩易軒討究易理作石渠意見一卷讀書至耄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怠交儆不殊也

耿文恪公（裕）授給事中以父（九疇）官尚書改翰林官至禮部尚書時嘗語人曰吾每自部歸必經過三原王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杯買油念吾自入仕未嘗買油已心竊媿也後公代王為吏書推後渠逭詞亦及此勑士嘗言王公予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

士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舁肩輿此在公亦其常也近見楊太宰家眷往回亦如是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公以御史丁憂還里已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肱弱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特仲子司徒誥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讚娠在腹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姓列大夫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甚盛者鮮儷云

陳司寇公 壽 由某科給事中累官刑部尚書致仕後僑寓南京蒙 詔進階一品羊酒綵幣存問公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性不喜羅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頗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

董大參公 杰 公大父曰 應軫 解元官僉憲丈夫子七輒聯升第有攸將爲南北御史者獨公父來仕公少負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兄而憐之謂其父曰即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奈何若之爲不令牧耶

公聞之憤丐工畫一枚子牧牛置座右益奮勵堅苦
力學比長而發慧卒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叅公
中年家居時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主監
臨欲中公子先時緘書也居公衙封所擬秋試經首
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亦積學負
儁材者後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是爲 士教號
三泉公叅江藩時三泉公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宦
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
大祲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骼幾千計矣公惻

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寡工費何能辦曰毋一毫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于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為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為者闇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書尚存余省覽之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及家私也公嗣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橫罹盜誣為郡捕而過其門號泣訴于公曰公素習我善良幸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干公府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已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噫

袤廿年新第室余作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作別字也其人挑詩以見郡守守覽公詩即慨然曰而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遂釋之其見重于時若此公晚歲豫爲宅兆豫製挽歌中有平生師魯叟死不悔門不之句三泉公嗣謁選爲蜀別駕已非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陝三公候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爲所累甚甚謹識之嗣後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

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問計於公曰往者見諭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柏耶公莞然曰吾故藏有柏子在種之可也吁公將子孫振振如是其所種柏子遠而蔽蔭耶余聞劉端敏公師事三泉公其清節亦有自也哉

蔣司空公瑤爲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

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將遣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媽供應之具不復横斂以爲媚悦自衣青布袍束黄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諸横加折辱不爲動一日 上捕得大鯉諸所幸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 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値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死罪 上熟睨之曰汝眞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値矣由是清節

勳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毀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衙至鳴鑼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攜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即至于此爲之三慨焉公諱今蕭右司寇廩云蕭公亦言

州人也時使司寇公視今士習概又何如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詞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鷄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捌三掌人邑不攜妻子之任或請之胡笑曰吾豈無精糠之念嘗於是思之熟矣吾非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

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

少宰陶文懿公大臨余同門同年也第進士鼎甲官翰林編修 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嘗以差出京便道家歸省壽還朝一日與余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况吾官此閒局躡名清華不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寧家已出家自越還朝報 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載役

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眾鵠衣累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跣跋淖濘衝冒風雪由此而躓頓道路委塡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謂能無惕然乎余聆亦爲之悚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今　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畜德錄

四明陳沂

沂兒時侍外祖金靜虛公時公年九十餘道宣德正統間事甚悉弱冠接夏太常公崇文山其祖忠靖公所紀又述丘文莊公言前輩之可法者多忘去僅追憶得數事後奉吳文定李文正二公教及沂所目擊而著之成篇用以自警名畜德錄雖有不倫而取善之意不以人廢有信以終爾者雖細亦書正孔子所謂有所試之矣惜聞見不廣尚有

望于同志焉

褒忠定公義諸書　成祖手授金龍文牋命書外國
詔偶落一字奏日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　上曰朕
亦有之此紙艱得姑註之耳對曰示信遠人豈以是
惜浚然之復授以牋更書之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　賜古硯冬月僕炙氷破損甚
恐公知召諭之曰受　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遂釋
之又嘗於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毀襪公知笑曰毀
襪何用不加責且以其所遺者賜之又詠螃首諸後

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語羣
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議公太和盡性度寬
大其言如此
孫原貞舉進士以修　實録事至杭飭學諸生給事
筆硯時于肅愍公謙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
爲用耶抑供事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
交公居大位爲孫爲知己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爲其家僕盡易之
公意不言他日事覺鞫出金還公其主始知公嘗語

人爲子者嘗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召之必來也公爲尚書北還一小舟常阻於張涇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卽命撤去曰豈緕重於是耶公致仕時往于田値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御史恠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尚書徐公晞少爲刀筆吏縣有卒伍蕭蕭發謬勾攝者欲公脫之夜飲公於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飲酒以悅之公不能留明日抱案已脫勾攝且語

其人曰吾非歸恐汝疑故速致此邪人服之公爲廷部郎中一員外郎缺因吏必俟愚過宿督請公待公不爲意其人卒於官親爲殮且厚賻之數年因其邑令照俾其家公之子以蔭官尚寶孫中書舍人亦至通政

王忠肅公翺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俞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遷間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郎調爲考功主事人兩賢之公在吏部門無請託太平侯將與 上鞠戲自臺

可請會朝退從公後徐呼王問爲誰侯以名自通方
以事啓公不顧作厲聲曰不諳事侯惶恐而退公之
夫人爲其從子請官某觴既進公大怒起手擊夫
於地即出隨使人返慰之亦卒不許
禮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舉試院災天下
貢士歿者相籍請諭祭于郊祭自謂不能致防殃
賢俊伏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
在部文選郎中欲留待公改北　公不可曰是亂

自我始矣

岳正字子方爲翰林修譔　英廟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於邊自題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撑舟乎曰順撑來可容使縱横來安容得耶

威寧伯王公越都御史總制北伐將營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暇命出獵計矢中會之多寡於敵陣爲先後有將官告姦

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於是將士感泣無不用
命者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
賊巳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
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削請釋曰寧一不用
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閩有一郡守治酒
具進用盒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
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于盒中隨太守出此見
公之濶大如此亦一時之權術也若大體禁嚴此物

疑宜至哉公與夏公塤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二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鈌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

劉東山公大夏爲廣東布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爲

令公到久乃迎告以鄒智檢事故迎遲時鄒以名士出謫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東山公當發戍氊帽布袍途步過　大明門俯伏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不欲至戍

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郡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

宗覩陋但虧體辱親耒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特威
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麻城李文祚將覆試大學士高安欲託以孫因許及
第文祚以正對安怒其孫延於別館有遺鴻鴈題其
末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後以事
左遷渡河氷泮溺死
居公濂爲御史特直門下彈劾有　人來朝偶仆跌
不起公奏云有　人俯伏不起者欲奏而不能言侯
扶出具疏以聞人謂識大體

吳文定公寬爲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簀託於公之旁無公即歸室請遷及卒奉殮于中堂使子衣衰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者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爲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錢若干盡喪于娼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倪文毅公岳初爲禮部尚書值遣祭金闕真人奏曰徐知證知諤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廢但歲時與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爲遂爲令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方採薪

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新水之資托有失奈何憂動顏色使承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紿之明返命具實謝罪

儲侍郎巏易簀時夫人以公落髮與鬚指爪甲及頭垢各囊盛爲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

劉少傅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父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韋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辱有矣幸勿改節

何編修琎嘗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屈諸司同僚以事詣瑾畏其勢不覺屈膝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耳何以為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

朱尚書希周初舉狀元略無喜色後歸里惟徒行入郡之後為禮部侍郎家藏鄰一吏為公買宅進都城信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偽公非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於外平時居翰林人多謂無所可否不知公於大節處無間毫

燮平生未嘗知與人敵官之遷轉升沉皆無所營擢南京吏部尚書人曰不遷是無天理矣及考劾諸司銖兩甚平敗職誣公託有力者爲援　命下詰之公辨明以疾去人至是益服

吳俗浮薄吳文定公舉壬辰狀元大宗伯毛公舉癸丑狀元朱希周舉丙辰狀元皆厚德直諒人不可及非風氣所能染也

新倩籍

吳郡徐禎卿

余少何延大人之惠幸弛負檐緣經術以舉諸生竊不遜與從事二三君子之末斯人俱有髦儁材器所名文藝中居止邇近相與兢雖寄樂締金石之固要在不遺吾願識其成言其就白頭趣究耳但羽翮各盡靡可品列茲在身後自有權度之區因綜核志行紬繹如存貽之將來俾可考焉

唐寅字伯虎雅資疎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所博

通不爲章何屬文務精思氣最閒厲嘗負凌軼之志庶幾賢豪之蹤俛仰顧眄莫能緉懷家貲微羨而饜習優汰不能自裁日以單瘠跼然處困卿杯對友引鏡自窺輒悲以華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恐世卒莫知沒齒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恤賦以自見又嘗自論曰嗟乎彦生何志之肆而材之縮邪若使剖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澌駭也素伉於意氣怪世衣部其要盟同凡死生相護毋遺舊恩故長者多介其誼焉云

系日有鳥驕斯高飛提提飲擇清流棲羞卑枝椒蕩
激揚撫比依士超騰踔龍文須君子長鳴蘢蓊顧命
儔侶猥叙若辛伤要素辭與子同心傾各不移恒共
努力比翼天衢風雨凌敝永勿散飛天地閉合廻絶
相知
文璧字徵明篤好據古洽聞傳事善議論學者咸高
之性專慤不同於俗不偷容僞不近女妓讌談游儔
類有小過時見排抵人有游技亦往往歎譽焉進
勤工常嬌諸友曰君等近指炊說而璧獨據揄自若

譬之騄驥泛駕蹇牛負軛誠不可共語也與諸生朱良育善良育亦卓雅通古謂璧曰夫祿不能代養榮不能庇身時逝日莫將愁厄之不勝子其討之璧曰否否命不可枉時不可忽人生遭難不勘何獲奈何計硜硜之憂反不困邪子行矣無疚我圖與日嘗不若余言也良育竟深賢之余甚偉其壯志賦詩以廣之云爾

茝生莢蕭中芬臭不相逆朱紫本異色觀者苦自眩憒憒世俗間方類千萬端君子尚貞諒氓庸好驕揚

磁石能引鍼砥礪乃獨堅鸞鳳不從羣何况於高賢含和而不同聖哲所稱焉飛蠅惡熱羨鼎㦲復何言

邢參字胹文爲人沈靜有醞藉周而不慍嘉遯城市不急榮祿貧無恒業嘗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娛無所于何人皆尚之參志既高而材學精美多屈 王子僉以參之淑懿有四焉養和靖矯汪汪德心恬淡處約一何潔操文優氣柔君子之思篤繄履方恂恂誼士近之不厭遠之有望是豈爲人者乎余因作歌以申歡慕辭曰

雲中谷子鳴且噩三三五五將焉歸歸在外野獨徘

徊從朝無粱暮不炊於何求乎蘆之濟我將往饋羹

中無將子不饑今我心愉

張盛字夢晉性聰慧善習技巧家本貧寠而復挑達

自恣不修方隅不爲鄉黨所禮惟祝允明嘉其才因

受業門下嘗作文以勵之關涉籍能潛識強誦文

思便敏驕曼可采但悵生命迍若遭歷艱困禍殃紛

然內無儋儲外躬操力作饔飧不繼父母妻子愁思無

聊偃息弊廬悄然長歎結心鬱志不遂所懷然不能

感激立節君子有所嘲焉其詩曰

咄咄張堅生時命一何迫窮枉趨欲何之家無斗石儲爲汝戚戚復戚戚撫育老幼嘗從何須晨起步鄰躑且往探囊貲空負文史腹腸枯竟奚爲寒冬十月裏無重襦短褐聊庇形豈有貂[illegible]之華衣袴曰不聞春稚子前告饑寧逢猛虎鬬安忍見女啼滄浪之天弗用信之賢愚混厚薄若何徒區區芝蘭蘇爲草行嘗隕塵泥悲哉悲哉令人痒思昔在原憲環堵蕭如仲蔚高士蓬蒿閒居尚纖厥後賢名垂顯亂曰漫漫

黄河一何深百尺蟠蛟中夜鳴爲君趣車馳洛京思將誰從遨無朋飯彼我芊終何以聊生

錢同愛守孔周早負才惠不受俗訓善文采夸飾修容楸蕩簡闊雅爲士林所獎嘗挫溺於時意氣激揚眇然有青雲之思庶騰驤美志爲終身名惜其不遂廼専精古學諷閲傳記心朗性明目涉知義强力自振學有浹洽將沈潛英華秀而求實綜成名言貽之同好而已唐生甚信篤之常謂人曰夫健騎昂昂終爲遠器況志士必非奚能有量哉類嘆其知言云歟

日

鑽火木見毀貨名神亦疲豈不踰食膾健子甘如飴

匪爲甘如飴男兒寔難爲賢者恤身後愚夫貪厚貲

人生各有重定志靡可移

國寶新編序

蓋聞生逝而國子悲惠施殁而非叟嘆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昔魏文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也秦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也　明龍興文章之美將跨往代鴻儒巧匠川涌雲蒸興文者上規黃虞下獵秦漢晉宋以還未暇論也州創之初人文未開雖氣存淳朴而體沿卑陋劉宋諸公從容金馬猶未能鋪張功烈與謨訓媲美雅頌同風有

識者未嘗不咨嗟恨惜也弘治間君臣一德夷夏清安奇英妙哲方軌並驅文體始變力追元古於時有關西李獻吉姑蘇徐昌穀信陽何仲默相與表裏以鳴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華玉崛起金陵頡頏其間塤篪應莫敢軒輊又如希哲之宏博伯虎之奇俊纖之之古淡升之之精工太初之清曠履吉之麗逸玄敬之沖澹伯時之醇邑欽佩之雋質叔鳴之新警咸號名家素稱風手並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繼謝而顧公獨存遠惟伯子絕絃之感近念高生開

箴之思綴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委褒拔而序之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變通之妙存乎其人是以孔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今之作者其無與於斯文者乎袠於茲編而有感于斯文之興廢也編止所知存者亦錄李子而下總十三人陝二人河一人閩一人南畿九人

嘉靖丙申季冬之閏望日姑蘇袁袠識

國寶新編

吳郡顧璘

名氏

亡友十三人

江西按察副使李夢陽

陝西按察副使何景明

應天通州祝允明

雲南叅政朱應登

國子博士徐禎卿

山東按察副使趙鶴

驗封郎中鄭善夫

太僕少卿都穆

太子中允景暘

太僕少卿王韋

解元唐寅

山人孫一元

太學生王寵

續右二人

江西按察副使田汝耔

江西按察使周延用

敘贊

李夢陽字獻吉本關中人從父宦遂寓大梁仕至江西按察副使𠛬暢王迹傲睨當世初讀書斷自漢魏以上開人論古昔有不解事仰日數六代以還書耶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不群晚始汎濫諸家益濟弘博或失則窳抑矯枉之偏不得不然耳夙尚氣節當孝宗朝上書言事意翕翕希賈生代韓司徒草

奏劾諸閹危矣賴武功康子渤脫其難視江西學政
文教鬱與不能與俗俯仰躬脩綵綫誠亦負氣之過
卒使讒毀叢積擯棄終身伊誰咎哉空同集六十三
卷可謂富矣姑蘇黃省曾詮次至以辨獄等辭亦錯
其間祇點之耳

贊曰貞初嚶絕詩道中微唐與二傑大發厥機世
豈不遠邪繼者希桓桓李君生也實後上泝風雅
志則多有一鳴驚人千古爲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少有神

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便凌作者時游陵
儲公巏錫山邵公寶領袖文苑咸加賞歎和粹沖夷
人樂爲友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衆目爲台輔中人然
性簡意寬不善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職以勞致瘁
弗臻大成咎在攻人不在其身也夫文章之道初愼
師承乃能立體馴臻妙境始自成家觀其與李氏論
文直取含筏登岸爲優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苟
爲已地固非確論賦咏著述互見短長自古恒然匪
徒今日若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實亦人倫之雋乎

贊曰辭尚體要矩矱式程畀稟拔萃乃貫天人立
訓範世俾也可術稷稷何君學緣宿解源出自山
委折歸海旣濟祝後彤含胡待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仕至應天通判超穎絕人讀
書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無間猥
鄙學務師古吐辭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
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
儒故貴仕罕知其蘊眞州蔣山卿嘗見所撰殘展觀
雲記吐舌下之曰文不在茲乎偏才曲學眞河伯未

雖龍門難與言水也余特賞其知言書學精工自急就以建虞遊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搆若羲獻眞行懷素狂草尤臻妙筆本朝書品不知合置誰左

贊曰漢隱方朔明玩視予傲睨冠紳遊戲文史嚮之海涯發也雲蒸騰踏藝苑孰敢爾陵

徐禎卿字昌穀蘇州人仕至國子博士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幼精文理不由教迪著交誠感慕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闖晉宋之藩凌獵曹魏長宿驚嘆稱為文

雄篋仕　武皇朝獻司法比請移學職斯亦可窺其雅識矣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兹文質取充棟之草删存百一藁成一家之言傳諸來世至今海内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也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與

贊曰博士清資氷淵斯濯遺編熒熒鳳羽麟角唯寶貴奇匪以其多有文弗粹山委則那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仕至雲南參政孝友性成篤

厚人理愷悌無甚刋夷町畦故能善下仁賢兼容謙
劣卑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教化則才興斯
忠信基之矣特詞華彪發泉湧錦爛或嘗人落筆一
掃千言旁覩者往往奪氣萋菲攸興非唯芽孽然高
舉濶視彤然不爲意也及其拂衲歸田益窮詞奥以
彼易此又豈娟嫉所能知乎今覩其文賦敘綴赡麗
森張武庫府且佰仲潘陸奴僕元自有餘地矣羽儀
斯世其茲數人也夫

贊曰仁哉恭政不遺其親與類廣含矧我同人天

授蘋心饞夫側目白璧永輝魑䰱何瓚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仕至山東按察副使文性淵奧吏道精覈主覆戸曹屢籌大計督學山東誓淸膠庠其甚乃舉郡邑弟子十六汰之士始洶洶弗仕毋亦矯枉過其正乎詩恥凡語於古愛謝靈運於唐愛孟郊於元愛劉因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茸下矣蓄乎嚴滄浪有言劊人直取心肝喻於立命處卿力耳毛膚焉足試乎後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言自作更不隨人眞陵駕千古胆也晚註五經考論歷代史刊正

先誤自信爾篤或者以爵位駭漦蔡不知正腐鼠等烏能驚動之哉烏能驚動之哉

贊曰文尚已出襄乃稱賊江都奇精羣謀靡或言曰法後政曰正邦志所嚮往迅霄長江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嚴谷發情聲詩雖才韻非充而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飄飄然有逍遥遠舉之志好遊名山若入武夷鴈蕩峻陟冥搜都忘內顧義病自遠邀延即曹樂貢高標殆輕人爵時與獨州方豪同好意泊如矣嘗與余期日

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覩化至矣赴官留省中

道奄殂吁亦奇怪也哉

贊曰靈運樂遊稽康蔡僊超然騐封千載同然爾

海孕靈陽春呈響鵲性鴻情永遺遐想

都穆字玄敬蘇州人仕至太僕少卿清修博學網羅

舊聞考訂疑義多所著述好遊山水雖居官奉使

命有問即臨賞名勝騁其素懷所得必撰一記輯成

巨袠又廣錄古今石遺文爲金薤琳琅集齋居蕭然

樂奉賓客嘀杯道古以永終日不植生產或至屢空

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稀生偃死日晏如也文簡古有法詩雖過爾冲淡竟非俗具

贊曰詞士撫華技陋雕蟲雅儒慕古力紹揚雄磬非貧玄酒非薄自顧克然疇測其樂

景暘字伯時流寓南京本儀眞人仕至太子中允事母至孝目盲數歲復明昆弟不違故舊不遺人歸其德厚矣夷曠有度無競無傲仕既融達好學無怠法左氏馬遷爲文不尚鉤棘字順語圓具有繩準詩主盛唐蕭散遺俗庶幾高卧北窻之樸體固所緩言矣

介器重其人每言必正三事乃弗陟五階而逝其命
也大善書初工眞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
贊曰文以體正詩以典奇昧者志怪乃蹈支離中土
允端士德厚氣直詞鋒沛發靡不中的
王華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喪母
毁瘠卒父微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
耽節屹有矩範歷仕衝要匪云要樞確明職司金石
不撓不回孝思維則者乎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
風既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

[illegible]洋於國風雅言多盡風騷則微今以雅文爲近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雖病或者詞爲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贊曰王子維介明辨義利千金不指一諾無替詞流別代力綜唐風涵情淵遠兆衆爲工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蘇州人舉應天鄉試第一坐事廢坦爽疎曠寡契稱理[illegible]居庠序漫負狂名者廣志賦暨連珠數十首跌宕[illegible]暢傾動群類靑谿倪公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爭相引援驕妬互會

竟媒禍胎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託興歌謠殉情體物務諧里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尚其辭君子可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袁裴所刻僅僅數篇則其絕詣也

贊曰嗟嗟伯虎跳蕩爾志登臺則流牖下斯滯生滅既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令名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關中長寓吳越間卒于湖州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玄巾白袷混游貴賤常以鐵笛鶴瓢自隨遇所會心輒一傾倒蓋隱淪之

高逸性好吟詩初談導引人疑其佻晚嬰婚娶入司空劉公湖南雅社援進儒術皆非其本色也詩辭極備苦心所之天才耳

贊曰宦達無施倪彼塵鞅山淵考槃乃嘉高尚龍留吟風穆飄飖月皎皎太初江湖之傑

王寵字履吉蘇州人貢入太學本清夷㢘曠與物無競人擬之黃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樂其溫醇詩辭刻尚風骨擺脫桎靡陶鎔李杜洪漾情文既正體裁復滅蹊徑可謂後來之高足惜乎天不假年

進而未止學士觀其汗血可也諺曰瓊玖發折白石

藏業豈不信然哉行書疎秀出塵頗得晉法

贊曰有美吉人溫其如玉旣安孝友亦兆清濁揚

芳詞苑先軌是程心遠節促蕲其大成

續七二人

田汝㭨字勤甫祥符人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勁直好

義不徇俗為工任給事中持正執論糾彈不避貴勢

出為江西提學副使以氣節立教繼李獻吉之後風

稜相競不墜道範官亦坐是不達詩宗漢魏文館古

宗司馬氏力洗脂澤璘在開封近權瑶被逮赴京初
脫錦衣獄侵夏止一緼袍勘甫解葛衣相衣又爲具
單布中衣衆酒送出宣武門會何仲默崔子鍾諸君
仰屋賦詩相贈自製一序立就悽慨動人其於斯世
何如哉勘甫飲酒酣慨擊節論時事一無避匿
豪以此見高忌者益側目矣家貧以後環堵蕭然蓬
蒿不翦人比之張仲蔚云

贊曰稜稜勘甫吐氣成虹衆且雌伏獨翹爲雄解
衣惠困古烈同風環堵終身樂茲固窮

周廷用字子賢號容人仕至江西按察使才禀超敏文鋒迅湧兼能博涉强記皆滋詞本故援筆長賦爛然成章氣倜儻豪岸不宜于俗獨下意名品爲御史言事多觸時忌及爲監司亦不善遷合失權近意罷官之日陵川王公在南司馬以片楮訊璘曰子賢無乎惜哉其受知當世大人深矣有酒量飲終日不醉或放口論諸人淺深器不旁顧介每勸之曰阮嗣宗不言人短長稽叔夜服其遠害幸吾子加意然卒蹈之乃其天性剛直不回固一德也

贊曰按察人豪淵覽放言揮斥塵濁吐握仁賢文藻性成早亟鉅篇吏才斯拙德譽長延

金石契序

肇何人也秉獨雅之耿姿邃術修之質志長思弘益必藉於多聞乃憾幽棲未周於諸士爰自賦文之後漸繁友德之期逮乎茲年郁爲合志豈伊私助之隆厥亦華風之會矣若夫歸向則蔡乎大道之義論議則詰乎太玄之初輸寫則注乎肺肝之蘊問學則盡乎玉石之功兆爾不回允謂同聲每一展覿未嘗不欽悚而自幸者焉雲思雲興積月加辰因乘心念之停布諸簡牘之內畧陳品致用囿因宗如其言行歷

展則非鄭重喉牙蓋以所專為我非曰方人至於信年隔境亦不繁攀行第既就遂名曰金石契焉弘治四年八月十六日序

名氏

朱存理字性父

史經字引之

朱凱字堯民

楊循吉字君謙

王淶字濬之

都穆字元敬

李詡字妍嗣

邢參字麗文

吳烜字次明

劉棐字封叔

右共十人以齒爲次

附一人

張布

金石契

吳郡祝壁

性父

性父妥自弱齡夙勤文學閲三餘以靡空攬五車而

尤富訾閱晋戶吟升米堂接先哲之典刑惕遺民之

風格頴紬多識庸稗寡聞焉耳贊曰

野有遺民性父老矣深藏若虛博哉君子

引之

引之詞色恬雅氣誼欵原鄙吝親之猶餐玉粒旣克

饑腸尤增和氣彰之吟諷不自衒易孔子所謂志仁者乎贊曰

熏熏飲醇浸淫麗澤洗而不厭允矣尚德堯民

堯民性尚文和韻合芳洌求聲影於先懿研行畢以窮年胥勝食色物移行竅崇賢篤分歷久不渝斷金之訴牢倣桑之度廣既如不及猶恐失之馨之飲惠寔釀惟懋彬彬而已贊曰

清矣堯民爽然風塵松顏雕落芝臭常芬

君謙

君謙荷河岳之巘靈結日月之慧氣捲乾鑿坤澄守湛四海橫流岌然恆岱觸千年而銓叙始可得其人乎遐襟耿度望不可齊而乃淶懷倭挽莫斬開收可謂友道一振也長肇二歲交踰何紀時獲分焉一毛便得益重九鼎贊曰

君謙堂堂厥懋以揚其興之遠孰毁孰臧

濬之

濬之氣抱通明機局警頴尊賢尚古其普之最肇自

項投滌羽曠滌塵雖捷呼遠駕辱不遐遺而恒尋夢
路尚漸居索所惜隱而未見天廢東箭贊曰
濬之英英雅潔不伍將分秀利側我氛土
元敬
元敬意度騰越論議崇弘言必稱古志將用令動斯
存禮行不由徑雖以英妙之期而踽然長宿之表綈
紃領領奴而後已輩少君一歲辱友最逸入室馨香
颫衔駐蓋雅川含芥拾本出仁寬之量而翹附狗續
無勝救益之感永言同心遐期童頂贊曰

方冠長裾典刑茲存惇風抗塵哲哉令人

好問

好問天生物則帝降人心譬如桓宮坐皿不溢不頃敏學追古恒猶不及積思遠放不妄小知輔仁友德厭亦隆哉贊曰

人爲允誠粹因靡疾親之潛蔬騐彼長日

麗文

麗文止水爲心靜山成性抑之不污抗之靡高求古劇嗜炙之精嚴修辭匪轉石之貞重素位以蹈安節

不尤展矣厚資凝然遠器足以潛冠玄化坐鎮澗風

千年叔度其殆庶乎贊曰

金歛其芒玉不露角洸洸百鷙寶哉一鶚

次明

次明儀度明粹格態靖謐智照物先幾通事隱將居

官守之域應收筆季之科矣觚翰之事特臻其巧而

熏茗文菲標照留情屢接王恭之席知愧毛曾之戀

贊曰

素淨牛刀之才可使從政

封叔

封叔敘自華門聿興懿質挺高遐之卓志厲沈潛之茂業揚鑣蓺圃無退履之蹤飛轡詞林遠翰雲之力年逾弱冠地已兼人要終之就誰涯誰閥東南之美表後先者子乎贊曰

琚珩其相椎鑿騰騰尊華陸離千載南鏐

附一人

張布予門士也天分甚明御就銜勸亦一泛駕

西州合譜

嘉定張鴻磐

崇禎庚午冬十一月十二卧病怨悵汪子子彥對榻而宿雨聲涔涔俯仰今昔不成寐因數生平知己中道淪喪如乙丑冬客都門聞海陽徐用仲之訃丁卯春唐元常殁於燕邸戊辰春失李懿仲己巳二月歸自齊安而李長蘅先生殁二十日矣又一月而張彥雍繼之自此摧折心腑無復生人之樂今年病瀕死又聞張叔維化去六年之中先後零落六人矣余一

病淡歲不起倘一旦朝露地下應不寂寞乎少焉寐而夢夢以一册授李子僧筏令寫長蘅檀園田仲司馬公署叔維西泠寓舍元常梅花庄彥雍南城別業蕤仲松濤閣各爲一圖且告之曰此余與諸君子尋析理道跌宕文酒之地也余既思其人而不得見庶幾展卷披圖恍然遇之覺而異之翌日亟以語僧筏無忘此縑片僧筏所未至余一一爲指點其境圖成出示舉目愴然西州之慟潸淚下不能自止也嗟夫古之人如王摩詰之輞川蘇子瞻之雪堂羅昭諫之

汴河客舍宋延清之陸渾中劉長卿之滑陵別業沈休文之八詠樓千載之後過其地而欷歔憑弔流風餘韻不勝挹也余二十年師事長蘅先生檀園春秋之辰雪月之夕客未嘗虛席余未嘗不從有無憂慁無不過先生與彥雍而是謀者檀園與城南旅邑而如歸元常多四方之游或隔歲一遊其梅花之居爰仲松濤閣或經月一詣而相知之真皆二十年如一日也甲子乙丑客於田仲武林署中傾蓋定交有國士之感時叔維亦寓西泠湖山風月得與叔維共之

以盡十年之懷叔維有送余北遊詩云看花泛雪情俱韵汲水尋僧迹尚新蓋實譜也惜也諸君子之中唯田仲少效於爲郡而未竟其用長蘅三上春官賫志以終至於彥雍髯伸老於青衫叔維元常老於布衣天之於諸君子可謂嗇其遇矣要以孝友爲經詩書爲緯戚無適俗之韻出處離合不必同也余之交於諸君子俱託性命瀝肝膽以古人相期師友久要不必同也若諸君子之交情長蘅則稱合併矣長蘅而外未必皆有平生懽而余抵掌論交動必稱諸君

子則諸君子之交情未始不默聯於余之心也九京而下神明往來安知諸君子不聯翩於風背開尊下榻背茶看畫之地乎夫輞川諸跡與諸賢之名並美千古而人不必一其地地不必一其世今諸君子遠不出數百里之外近不踰南阡北陌之間風雅相尚意氣相傾古今所難獨俯仰之間遂成陳迹悲夫是圖也誠一室之西州也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展卷披圖恍然已見諸君子之風流豈待涉輞川登雲堂而後想見摩詰子瞻諸賢也哉乃遂題曰西州合

譜凡述所夢以紀作圖之緣如此又六日小至忍菴道人張鴻磐記

檀園

李長蘅先生文章書畫妙天下所居檀園室宇亭榭皆饒有畫思望而知為幽人之宅好武林山水嘗欲移家入泉亭桃花塢自魏璫竊柄羣流正人先生既罷上公車而西湖亦起璫祠先生有答聞子將詩云西湖如沸羹豈以此易彼蓋先生從此決避世之志矣乃於園中復鑿曲沼剏浣軒通修廊栽花灌木若

將終老焉四方問字之屨及窮交故人乞一水一石以終其世者塡戶外無不厭所欲而去余家相去僅數武晨夕得侍兩文先生以小友呼之有逾於東坡之與王庠者彌留之際余楚游未返先生惓惓問歸期不置比歸而先生已死嗟乎余實愧先生矣

司馬公署

余客於徐田仲田仲館余於湖上俾得盡湖山之勝時田仲以郡丞綰五象文檄旁午而尊酒論心必及古今成敗之事吉凶感應之理玄言譚致使人自遠

居官有循吏風西湖之人至今思之若慈母餘事爲詩作書都有古法家黃山白岳間每欲爲余辦買山錢因勸卜鄰此意甚眞余心識之是秋田仲權守括蒼期余同行不果田仲未之官而疾歿司馬公署乃武林發背之地也

西泠寓公

張叔維畫筆宗黃北苑吳仲圭生於虞山游跡終歲多在西湖自號西泠寓客故墨蹟出沒皆得吳越諸山之神詩才清逸尤妙於七言絕句程孟陽先生數

稱之爲人孤介自守苟非意氣所合縱王公要人黃金白璧浼焉去之青山賣人即分散貧交或買舟推酒挈伴湖山間不留一錢眞異人也

梅花庄

唐元常爲王洪洲侍御館甥少即力於古文詞慷慨尚意氣先人緩急有烈丈夫之風侍御愛其才館穀之於家凡所著述多爲點竄余辛亥困於風牙往候侍御與元常定交已而侍御分湫村宅傷梅竹十畝爲元常卜居戊午春堂成古梅晩花叢竹早笋余十

宿元常之舍有贈新居詩云欲邀風月更何地長與琴尊對此君元常屬書之壁是歲秋及辛酉壬戌癸亥又數過皆再宿聯床夜話徃往達旦未嘗不共歎侍御之殁悲古人不復作也甲子元常游燕丙寅余於都門別元常南還遂不復見矣悲夫

南城別業

張彥雅博極群書凡諸史百家內外典無不通曉溢爲詩文有燕倒泉之勢側犖之叢亦若瑤艸瓊英璃發周問識者貴之中年不遇又善病閉門息交遠絕

之居非余輩二三子不爲啟關也已巳春余將遊越而彥雍寢疾甚乃買與歸子子便共視其卧起醫藥者一月彥雍死余經歲不忍入南城益巷無居人矣

松濤閣

李藝仲詩才清敏書法遒古尤長於尋丈大字菼標格有玉樹臨風之槩余每過濤閣彝仲必手瀹佳茗覓名酒出新詩吟諷信宿不忍別爲人情深而外嘗漠然人或以此少之垂髮相得廿載無間余一人而巳

吳風錄

吳郡黃省曾

自吳王闔廬造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臺上立春宵宮爲長夜之飲作天池泛青龍舟舟中盛致妓樂日與西施爲嬉白居易治吳則與容滿蟬態等十妓遊宿湖島至今吳中士夫畫船遊泛攜妓登山而虎丘則以太守胡纘宗創造臺閣數重增益勝眺自是四時遊客無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雲而它所則春初西山踏青夏則泛觀荷蕩秋則桂嶺九月登高

鼓吹沸川以行

自吳王光僚骨肉戕殺至今九族昆弟互謀交爭鮮有親睦者

自周里披裘公季札范蠡輩前後潔身歷世不絕時時有高隱者永樂中有王賓氏

自漢蔡經居胥門而王方平麻姑會于其宅觀伯陽作丹飛昇楊羲陸修靜輩入勾曲山學道至今吳下好談神仙之術然薛邑消之卒皆無成最下者造黃白僞金罰之茅銀用此欺購者衆

自梁鴻由扶風東方朔由厭次梅福由壽春戴逵由剡適吳國人主之愛禮包容至今四方之人多流寓于此雖編籍為諸生亦無攻發之者亦多亡命逃法之奸託之醫卜雜術以求容焉

自梁武帝好佛大興塔寺竺道生虎丘聚石為徒講涅槃經石皆首肯支遁入道支硎山海上浮二石像于開元寺至今虎丘開元每有方僧習禪設會講二三月郡中士女渾聚至支硎觀音殿供香不絕

自六朝以來士好嗜詞賦二陸擷其英華 國初四才

子爲盛至今髫齔童子卽能言詞賦村農學究解作
律詠
自王謝支遁喜爲清談至今士夫相聚觴酒爲閒語
終日然多浮虛艷辭不致實務
自梁王侃明三禮孝經論語撰禮記講疏五十卷論
語義十卷陳張沖撰春秋義喪服義三卷孝經論語
義十卷隋褚輝撰禮疏一百卷而陸元朗論撰尤多
至今吳人善著書然喜裒集文章雜事無明於經實
而通經者

自吳曹弗興畫赤龍兵符圖畫龍水傍應時雨足張
僧繇丹青絕代而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點睛者飛
去張璪雙管為生枝枯枝入神品滕昌祐花鳥何充
寫貌至今吳人善畫者多

自張弘善篆張彭祖善隸右軍每見其縑素尺牘則
藏之張旭草書入神品至今吳人善書章草稱宋克
能品稱徐有貞李應禎吳寬而逕入於晉者惟祝允
明得變化之妙

自蔣謙善碁石荊山善琴呂彥直善雙鉤張珙善刊

鏤至今吳中多㭍客琴師雙鈎然遂利而爲無古人自得之妙

自朱勔創以花石媚進建節鉞而太湖石一座得銀碗千稅夫賜郎官金帶石封爲盤固侯壘爲艮嶽至今吳中富豪競以湖石築峙奇峯陰洞至諸貴占據名島以鑿鑿而嵌空妙絕珍花異木錯映闌圃雖閭閻下戶亦飾小小盆島爲玩以此務爲饕貪積金以充眾欲而朱勔子孫居虎丘之麓尚以種藝壘山爲業游於王侯之門俗呼爲花園子其貧者歲時擔花

習於吳城而桑麻之事衰矣
自蘇師旦以韓氏書史受賞將贍至今吳人好遊託權要起家永樂時附于權臣紀綱者有陳湖陸氏張氏正德間附于閹人劉瑾者有湯氏家無擔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鉅富由是莫不以仕爲賈而求入學庠者肯捐百金圖之以大利在後也陸冢宰黷貨萬餘以宸濠黨論戍陸太守營新宅甲吳中今歸它人天道雖不爽而貪者尤甚然持贓而不營産者則目爲癡其廉行最著者御史陳祚副使陳琦郎中張瑋

自元氏海運用海民朱清張瑄而瑄子文虎遂以戶部尚書領漕取路大洋旬日達于直沽由是朱張二氏得以交通諸番貿易占刈官蘆販鹽行劫第宅遍于吳中瑄妻楊氏美而悍別建第於乘魚橋謂之四夫人府後沒籍二氏特立提舉司專典其金帛至今吳人有通番求富者並游崇明三沙效民多以行販鈔掠為業

自沈萬三秀好廣闢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

介書生惟藉進身為殖生階梯鮮與國家效

忠

自顧阿瑛好蓄玩器書畫亦南渡遺風也至今吳俗權豪家好聚三代銅器唐宋玉窰器書畫至有發掘古墓而求者若陸完神品畫累至十卷王延喆三代銅器萬件數倍於宣和博古圖所載

自正德中吳中古墓如城內梁朝公主墳盤門外孫王陵張士誠母墳俱爲勢豪所發獲其殉葬金玉古器萬萬計開吳民發掘之端其後西山九龍塢諸墳凡葬後二三日間即發掘之取其歛衣與棺債其尸

于土葢少久則冢有宿草不可爲矣所發之棺則歸寄勢要家人居肆以賣乃稍稍緝獲其狀胡太守纘宗發其事罪者若干人至今葬家不謹守者間或遺之

自曹太守爵物於民皆有鋪戶答應十其入而一其直在昔已有曹平分傳口辭之謠至今郡縣刻剝鋪戶嘉靖十二年薊州王儀以御史來則鋪戶一切革之

自郡守徐親信吏胥門隷往往成富人至今爲吏胥

門隸者黠以刹勉訟人爲事而隸人之害爲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與吏胥因緣爲奸買票出則横行勒索數十金其富而訟者粮長之欲脱猾其逋者所聘尤多

自劉氏毛氏創起利端爲鼓鑄囤房王氏債典而大村名鎮必張開百貨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鎮之負擔者俱困由是累金百萬至今吳中縉紳士夫多以貨殖爲急若京師官店六郭開行債典興販鹽酤其術倍尅於齊民

自江右張鰲山提學來吳廢七塔朱明二尼寺以業宦室胡太守又廢景德等寺爲子游等祠公館且往往餽贈勢顯由是自城至於四郊及西山一帶率爲權豪所奪爲書院園圃墳墓而吳之叢林無完者矣至于黃縣令蕭希效則又盡撤古刹以贈權門貪夫否則厚估其值令釋道納之大擾郡中至今未已

自郭令信任鉅富糧長劉其賊賄千萬以致糧長倍收人戶吞併鄉民莫之控訴而糧長自用官銀買田造宅置妾百費則又階坐于小戶諺言其道[illegible]令[illegible]

長虎噬百姓以奉縣官

自張士誠走卒厮養皆授官爵至今稱呼椎油作麵傭夫爲博士剃工爲待詔家人奴僕爲郎中吏人爲相公

自吳民劉永暉氏精造文具自此吳人爭奇鬬巧以治文具行賂者乃贈郡縣故郡縣官此者爭索文具於民若長州郭田二令相繼挾千副以往至今爲民害未已云

吳中往哲記

吳郡楊循吉

勳德第一　凡四人

葉文莊公盛　武功伯徐公有貞

尚書楊公翥　都御史韓公雍

葉文莊公與中釋褐給事兵科劾驕將楊俊讀疏廷內舉出震恐由是諫垣益重歷踐既久物望咸歸乃以都御史兩鎮北邊一巡南畿所至公署扁五大字曰不敢負朝廷分履一任而歸舟無私載惟將書史

數十餘而已晚歲登吏部侍郎雖爲僉佐天下士大
夫猶特憚之倚以爲準高峻之節屹立朝端未嘗以
公柄私恩親故囊於位所著書殆幾百卷篤學精博
爲一時首稱
武功伯徐公有貞夙負高才談鋒文氣並英邁莫敵
治水章秋被兌泛溺之患景泰末歲贊決鉅策忠重
捐軀寢寓所朗晝日三接遂爲儒臣之極遇一時廟
堂大議壺悉預參裁朝野欽望不幸讒搆中作幾陷
於死轍　天子明聖得末減爲金齒之謫間旋桑梓

能以憂患自外放情簪紱泉石之間若忘其先貴藹
居玄文崇朝奎集援毫數行輒雲聯收夫用是亦不
落寞閱世六十餘甍議者謂公人物殆挺川游物望
不但爲吳之增重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公適以流落相遇
遂締爲布衣交廬陵既貴首被登薦　景皇帝在邸
時爲宮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爲禮部侍郎
方是時從潛之臣無踰公者僉云樞筦可俟而公獨
奉身以還吳官槖蕭貧至居無炊淅之處寓棲故人

家耳北虜也先既革心向化詣 闕表賀 景皇帝
製衣一襲面命服之以襃其修短焉公手疏乞時朝
太上皇帝受尚書以歸及家居猶寒素如故不以
身被上衣少見於顏色歲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爲
帶獨立堦下未嘗先通於閽人及薨子津方八歲朝
京師 景皇帝親引入內賜果餌遂授吳縣主簿天
順初罷及朝廷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靜退得免側
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雅量時稱長者必
曰楊尚書

都御史韓公永熙弱冠時爲御史江西廵按吏事精敏一道驚服年向三十已爲都御史復治江西所立政令皆永用爲例如江南用周文襄也以兵侍左遷浙臬不屑省事日務游覽以需再召兩廣蠻賊不靖果拔公往伐追斬至大藤峽威名大振賊悉遁去邊陲熙皞公乃晝治梧州以身爲南中巨鎮付來諸蠻憑險時出爲患及公既中大伐始知以保命爲事不敢復持戈鏃攻劫至其沒後十餘年猶然則餘威之懾人也進士吳文畢奏立祠於廣祭以春秋未行

剛介第二 凡三人

僉事陳公祚　御史練公綱

長史顧公昌

僉事陳公永錫生有勁氣永樂進士也選入翰林天筆擬授河南參議坐與同察交訟配均州躬耕十載野居粗食教子共之宣德更化復由白衣起爲監察御史上疏勸讀大學衍義由是得辠與骨肉十六人同繫下錦衣獄凡五年繫有二義士王虎常季彥庸爲歛錢饋　食英廟御極赦出復以前官巡按瀋

虜坐劾 遜王更得罪當斬會王事亦自發乃得以
前奏不繆免死三歷顛危弗移厥操後爲福建僉事
鄧茂七起將獨以病在告不署事得無罪而司皆論
至驛遞小官惟公獨完秩致政歸人以爲忠公之報
焉
御史練公從道土基之役以太學生獻中興十二策
天順初入臺嘗因朝會抗劾羣臣 玉陛宣省猶不
能奪其直論劾絡繹欽避巡鹽淮上獨按李駙馬罪視
其軀幹僬如中人而機慧內朗吏牘精通一措足未

嘗不以公法自律再遷福建按一布政使被中解官歸然剛褊之風沒齒不屈

長史顧公德輝清介絕俗平生未嘗受人一蔬之饋晩歲致仕家居詣人家誓不飲食留之輒起去或主自啜茶公對之清談而已雖遠去數里寧饑渴而歸其為人剛嚴高峻堅不介汚視古廉士無慚焉

高逸第三　凡四人

王先生賓　安節龔先生大章

邢先生用理　杜先生瓊

王先生仲光志不願仕因自壞其面貌終身獨居無妻子髽髻布袍游行市中以賣藥自給所至羣兒譁焉郡守姚善枉謁衛門先生窺戶間見輿僕森列呼曰勿驚吾母踰墻逸出姚守他日却僕從獨候門下始接焉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也姚少師既貴歸亦來訪弗肯見之方盥掩面走吳隱君子宜爲冠

龔先生大章崑山老儒也躬秉特操窮伏田間肆力羣書著述不輟周文襄公嘗累候其家諮質治道因

兩薦爲松江太倉教授皆堅遜不就先生善記國初典故至於文移案牘皆能誦之不遺有田三十畝仰食耕作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豆植麻詠歌自適務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曰生吾足將何用哉歿年八十餘門人私議曰安節先生

邢蠢齋先生用理亦不娶併僮僕無之所居室中盡列古書無所不覽薪水之勞皆身自爲之日惟炊一黍分而食焉未嘗得一暖食敗牀破被蕭然如野僧

之居也及扣之經史傳記無不知者客至惟清談不
設湯茗有前輩數人每詣之必袖錢以往午則買食
他處復就談焉老得疾歿所藏書皆爲門生持去
杜東原先生用嘉爲人醇和安定博通經史詞翰與
其人品俱重一時郡守況伯律兩薦之皆固辭不赴
晚歲持方竹杖出游朋儕閒逍遥自娱號鹿冠老人
歸則藜羹糲食怡怡如也家有小圃不滿一畝上築
聽綠亭時亦以寓意秉耕求食僅給而已不見其有
憂貧之色浩然自足老而彌堅雖古人無以加也尤

善畫層巒疊嶂師董源年八十一卒

著作第四凡八人

俞先生貞木　檢討陳公繼

副使張公和　參政劉公昌

長史陳公紹先　祭酒陳公鑑

進士鄭公文康　訓導陳先生頎

俞先生貞木其祖曰石𡺈先生精於易著書百卷世

居吳城郡學之傍水石幽蒨代習儒業先生文亦暢

達嘗辟貴之仕爲都昌縣丞

檢討陳公嗣初爲人長者永樂中楊文貞公薦入翰林特被 知遇每有顧問必在上左右老而居吳多聞故實德尊行成咸仰以爲宗工焉稱曰陳五經家有綠水園吳中稱衣冠之族爲第一

副使張公節之眇一目旣仕猶學讀漢書必三十遍從學浙江歿浙士數百來賻哭哀之如父文有篠菴集

參政劉公欽謨早歲穎悟書過目不忘廷對以公字立說頗忤時宰抑不得及第乙巳之歲傷寇充序作

椎論景泰史局開首預掄選作史論提學河南搜舉
殘碑作中州文表又作河南志晚宦廣中悲憶太安
人作炎臺慟哭記以家在吳作蘇州續志裒撮聞見
作懸笥鎖探記錄浙內人物作敘士平生所歷大都
曰金臺南都曰雨花臺河南曰嵩臺廣東曰嶺臺蘇
曰胥臺故有五臺集葉文莊公則其知已然未嘗干
薦故不得大用
長史陳公紹先文質寶書亦清儉家居後以筆硯自
厚德人也年九十三歿

祭酒陳公緝熙未仕時嘗曰吾得爲錢塘令足矣及第爲詞臣有文名作大字勁健奇古當代珍之官終祭酒

進士鄭公文康崑山人生有疾第後不受職歸臥山林其文鬱茂有氣官雖不達清望聳然

訓導陳先生永之爲人清介中歲遂致仕其文醇和平淡所論說長於諷刺所著有閒中今古

風雅第五　凡十一人

劉先生原溥　　張處士准

沈氏二先生貞吉恒吉

僉事劉公鈺　陳先生完

徐先生庸

陳氏父子二處士體方大和

進士奚君原啓　院判劉君庚

劉草窗先生原溥爲人氣高詩亦豪放爲御醫在都下每觀人詩未嘗有愜意之作俯視一時騷壇之士若培塿焉心所弗欲雖唐宋古人亦攻論不借與郭登湯胤績同稱吟豪

張處士豫源貧甚落魄詩出口便成且新麗自不知有才也破衣垢面與尋常人等合肥徐誌以詩人自負謂蘇無詩人見豫源舉筆驚伏不已後爲富人賭賦牡丹百篇一宿而就餉穀三十石性好酒朝暮不離杯勺竟以醉墮淤水中

沈氏二先生兄曰貞吉號南齋弟曰恒吉號同齋相城故家皆工唐律兼善繪事每賦一詩營一障必累月閱歲乃出不可以錢帛購取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間自相唱酬下至僕隸悉諳文墨並年八十餘

僉事劉公廷美詩句清圓武功伯吟友也棄官時頗疚白家有水竹之勝其畫尤精妙人不易得時稱鑒古

陳先生孟賢五經之子吟詩月鍛月煉必作其近諷之聽者愛焉有侍姬曰梅花居士學筆墨一時有孫繼康王孟南皆享高壽俱能詩

徐用禮本富家以詩著其吟詠大抵長於香奩之作亦胥梁之餘習也年亦登八十

陳幽方老儒也詩思敏捷而嗜酒嘗從人乞飲飲時

隨所求詩累篇輒成或但口占而已勿設人抗向壁
作詩必先索酒時有美句將欲頭戴野花肩輿遍游
田間狂醉三日乃捐世去其子曰陳大和
陳大和詩亦清美一生恒游僧舍號無住髮僧所賦
詠多禪語平生蹤跡非西峰則東嶺自來吳中詩人
能放浪水石間者一人而已一日醉於友人家
進士奚君厚啓好吟詩以徐字爲韻凡賦數徐久游
場屋始得第題坊曰老村
院判周君原巳詩沉鬱忠厚吾得其詩未嘗不三嘆

兼善小楷今殁矣吳中失此詩人復何可得

豪俠第六 凡四人

常熟劉以則　長洲沈孟淵

玉雲朱公子　陸孟昭參政

劉以則常熟人富而好客雖挾巫卜小技往謁之無不有所贈名聞江湖過陽山花家見其門繫耕牛數十頭嘆曰此賣牛牙郎家耶不交禮竟去

沈孟淵相城儒家也被薦不受官終身遯處好自標置恒著道衣逍遥林館之間每月設數筵酒食以待

齊至若無名則令人於溪上望焉惟恐不至也

公子朱玉雪將家子豪邁不羈盛服肥馬往來士大夫間人許其豪武功伯之歸也日來以游山水酒饌絲竹之費傾家不吝本不甚知書而特好詞翰武功有游山長短句數闋皆與之游

陸孟昭蔡政平生慷慨多交爲刑部郎中在都下時諸司士大夫無不識者而皆與之善座上恒有數十客門外之車馬未嘗絕也未交者或來交孟昭或孟昭往交一見歡然一時朝紳與交者殆十七八後竟

以讒歸其人大抵豪傑士也

冠衲第七 凡三人

張皮雀 隆菩薩

喫肉和尚

張皮雀手持皮雀兒引孳兒童爲戲恒有數十隨之

亦能青天致雷人覰其祼童身也

永樂中欲杜釋源精童行皆謫爲邊士吳僧隆菩薩

表求焚身救之許焉積薪坐其上劚以刀戟攤燧未

至口吐三昧火自焚而盡而枯骸植立節節不墮謫

者由是皆赦令吳中有燒身圖也

與肉和尚不知何來無名字游巧吳中將十年能食肉一頓盡數十斤或四五日不食其色黃瘁而神清邛之無咎夜宿北寺門下巡按御史王濬親臨視之亦坐不起也惟撲其帶笑焉㸃時謝諸嘗施食者爲乞水飲二三石盡洗腸胃乃化